

PRIVATE RESIDENCE IN NANJING FOR THE PAST

贾梦玮 著

往日庭院

南京老公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PRIVATE RESIDENCE IN NANJING FOR THE PAST

贾梦玮 著

往日庭院

南 京 老 公 馆

K878.2
JMW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往日庭院: 南京老公馆 / 贾梦玮 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5306-4112-3

I. 往... II. 贾... III. 会馆公所—简介—南京市
IV. K928.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2825 号

往日庭院

作者: 贾梦玮

责任编辑: 刘 雁

设计制作: 夏季风工作室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社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印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180 千字 印张: 12.25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306-4112-3/G · 602

定价: 29.00 元

目录

CONTENTS



废都斜阳(代序) 001



憩庐·陶庐·美龄宫 009



陈立夫·陈果夫公馆 033



宁海路5号 042



西流湾8号 051



桂林石屋 062



北极阁的“茅草屋” 068



斗鸡闸 078



李宗仁公馆

084



雍园1号

094



汪精卫公馆

101



孔祥熙公馆

116



陈布雷公馆

128



孙科楼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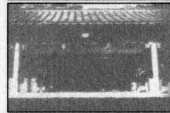
于右任公馆

145



阎锡山公馆

151



张爱玲祖宅

156



“无枫堂”

166



赛珍珠故居

177



拉贝故居

184

废都斜阳

(代序)

“公馆”这词儿我本以为历史不会太长。其实不然,《辞海》是这样解释的:“公馆:古代诸侯的宫室和离宫别馆。《礼记·杂记上》:‘大夫次于公馆已终丧。’按谓诸侯死后大夫在诸侯宫中守丧。又‘公馆者,公宫与公所也。’郑玄注:‘公所,君所作离宫别馆也。’引申指一些比较高级的住宅。”《汉语大词典》的解释略有出入:“指官僚富人的住宅。”《辞海》的态度比较中立,《汉语大词典》倾向鲜明,因为所谓“官僚”、“富人”带贬义久已矣。我倒觉得后者更符合中国国情,“公寓”与“公馆”只一字之差,那多少户住在一幢楼的公寓显然不能与公馆相比,那些单门独户住在大宅子里的显然都非平常人家。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洲”,“六朝金粉地,秦淮笙歌处”,南京是十二朝古都,准确地讲是被废了十二次的废都,老公馆更是见证了沧桑兴亡。刘禹锡的《乌衣巷》说得比我好: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什么都可以做重要的,就是不能做“战略要地”,还有什么“兵家必争之地”;很不幸的,南京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翻翻南京的历史,你就知道这种不幸是怎样一种不幸了;读读历代关于南京的诗词,你就能体会什么是沧桑和悲凉。这里有诗人和泪的无奈:“黯黯江云瓜步雨,萧萧木叶石城秋。孤城老抱忧时意,欲请迁都涕已流。”(宋·陆游《登赏心亭》)“六朝事,风流佳丽,犹有人说。面对长江万叠,惊涛日夜卷雪。叹虎踞龙蟠形胜设,经过了几度兴灭。照千古英雄泪痕者,清溪渡头月。凄切,荒城画角吹彻。吊结绮临春当年事,惟有蛩语咽。嗟游子停鞭,问渡桃叶。烟波乍接,过莫愁”

湖上，使人愁绝。最不堪蜀魄啼血，台城外、乱鸦荒堞，蒋山侧、荒丘横断碣。隔江听一曲琵琶，怨未歇，多情难与金陵别。”（清·王昊《浪淘沙慢——金陵怀古》）“一段清愁，百年遗事，翠台零落碧瓦。记得年时，多少歌台舞榭。绣槛里云鬓飞鸦；珠箔外玉鞭嘶马。良夜，有兰舟徐泊，宝灯斜挂。回首江山如梦，只雨泣烟笼，柳丝盈把。水绿秦淮，还绕赤栏桥下。将南都花月新声，作北里水天闲话。吟写，任墨痕泪点，淋漓罗帕。”也有帝王的长吟慢叹：“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南唐·李煜《浪淘沙》）至于平头百姓心中的沧桑和悲凉，虽然体量巨大，也只能是湮没无闻，随历史腐烂。

在东吴、东晋、刘宋、南齐、萧梁、陈、南唐、南宋、明、南明、太平天国等朝代之后，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6年，孙中山在他的《实业计划》中设计了南京的建设蓝图，立志要建造一座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朝代的新首都。他在《建国方略》中说：“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而又恰居长江下游两岸最丰富区域之中心……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但孙中山没能看到他的宏伟计划实现。1927年蒋介石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南京又一次成为都城，1929年制定的《首都计划》称：“中山门外紫金山南麓为中央政治区；傅厚岗一带为市级行政区；长江两岸及下关港口为工业区；主干道两侧和明故宫、新街口一带为商业区；鼓楼、五台山一带为文教区；山西路一带为新住宅区。”计划中的住宅区又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为上层阶级住宅区，第二级为一般公务员住宅区，第三级为一般市民住宅区，第四级为棚户区。北京西路、山西路、宁海路、颐和路一带成为高级住宅区，“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开始在这里建造自己的公馆、别墅，仅这一地区的总面积就达到了69万平方米，平均每户400平方米，当时共有独立的花园洋房1700户，每户都有门房汽车间，建筑密度在20%以下，庭院绿化面积达64.8%。汪精卫、阎锡山、于右任、陈

诚、汤恩伯、邹鲁、顾祝同、杭立武(曾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马鸿逵(宁夏省主席)、周至柔(曾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薛岳、蒋介石二公子蒋纬国、黄仁霖、胡璉(曾任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以及一些外国侨民的公馆都在这一带。这里还集中了巴西大使馆(宁海路4号)、菲律宾公使馆(颐和路15号)、罗马教廷公使馆(天竺路25号)、墨西哥大使馆(天竺路15号)、加拿大大使馆(天竺路3号)、葡萄牙公使馆(北京西路54号)、印度大使馆(北京西路42号)等,因此这里又被称为使馆区。这一以居住为主的区域,有着完善的道路、庭院和绿地系统,道路呈方格网和对角线分布,每个庭院都有一面临街,安静而又方便,一幢幢花园洋房点缀其间,构思巧妙,风格各异,无一雷同。这一区域内的道路格局、空间尺度、院落布局、围墙、大门、门头设计甚至行道树、街头小绿地都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以西方现代建筑风格为主,坡顶,老虎窗,青砖或红砖外墙,砖块装饰窗框、入口雨篷及檐口造型精细,既简洁大方又有精美的细部点缀。目前这一区域保存完好的民国时期的建筑仍有200多幢,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民国时期高级住宅区的特色和风貌。

除了山西路相对集中的高级住宅区,东郊、北极阁、兰园等南京的风水清佳之处自然也成为民国军政官员们选择的公馆宅基地。一幢幢风格各异的公馆相继出现,在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里风姿绰约着。

南京现在留下来的公馆大多建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主人绝大多数是国民党的达官贵人,自然属于《汉语大词典》所说的“官僚富人”的行列。此外,外国使节在南京也拥有他们的公馆,如先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他们的公馆分别在住家的黄金地段宁海路和青岛路。其时涌到“首都”的其他人员要有自己的公馆可就难了。徐悲鸿与蒋碧微建房的宅基地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出资买下的;傅抱石买下宅地后,缺钱买建材,拖了一年多后才勉强盖起。至于当时住在南京的文人,如张恨水、张天翼等就只好租房子住了,而且要考虑租金,否则租贵了,生活就要出现问题。1927年,闻一多留美回国后两年,曾一度短暂在南京土地局工作,后任国立第四

中山大学(后来改名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文学,他和一家人当时住在南京单牌楼,房子拥挤,在这里他发表了诗作《回来》、译作《白朗宁夫人的情诗》,还出版了自编的最后一部诗集《死水》。

南京各种风格公馆的出现,是与当地建筑施工行业的兴起与变革分不开的。清朝同治年间,英法等国商人在南京开设的协隆、谈海、隆泰等洋行开办营造厂,美商上海慎昌洋行在南京设立分行,近代的南京营造业(建筑施工行业当时被称为营造业)兴起,那时,设计施工实际上是由洋行包揽的。到1897年,南京才有了中国人自己开办的营造厂——陈明记营造厂,由接受西方文明较早的基督徒和商人陈明创办。也就是在这时候,由英国工匠阿斯普丁于1824年发明的水泥开始传入中国,成为我国继粘土、石灰、糯米浆之后胶凝材料的当家品种。辛亥革命后,开始近代城市建设,西式建筑逐渐增多。1927年,国民党定都南京,大兴土木,实施所谓“首都建设计划”,带动了南京营造业的全面发展。1935年,全市登记的营造厂480家,“为京市工厂家数之最多者”(《首都志·食货下》),南京的营造业当时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南京几百家营造厂中,数陈明记、新金记(康号)、陶馥记、陆根记四家最有名,当时有所谓南京营造业的“四大金刚”之说。其中新金记(康号)是小红山官邸(今称美龄宫)的承建者,陶馥记是孙科公馆、宋子文公馆的建造者。而陆根记更是通过为党国要人建公馆私宅而承揽政府和军统工程,大发横财。厂主陆根泉,泥水匠出身,当过小包工头和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包打听。打出陆根记营造厂的招牌后,他曾不惜工本为褚民谊、汪精卫、张学良、吴稚晖、钱大钧、戴笠等人建造公馆别墅,深得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赏识,并以此换取大量政府和军统工程的承建权,捞足了油水,后来一直做到军统少将、陆军总司令部营房筹建委员会中将顾问。

盖房子的钱从哪里来也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关心的是公馆本身,是与公馆相关的人和事。中国的建筑艺术源远流长,人们常说汉魏质朴、隋唐豪放、两宋秀逸、明清典丽,这些大致说出了各个时期的建筑风格。但具体到某个时期,仍可区分出不同的地区和民族的

特点。同为明清建筑,就可明显区分为北方、江南、岭南、西北、西南等地方风格,以及藏、蒙、回、维、壮、瑶、侗、黎等不同的民族特色。具体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南京,具体到公馆建筑,它们的特点是什么,它们的建筑风格怎样,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实在是让我这个建筑外行为难。

二十世纪上半叶正是西风大举东进的时候,西方各种建筑风格纷纷进入中国,南京成为民国首都后,这里更是吸引了大批留洋的建筑师来驰骋他们的才华,如杨廷宝、童寯、陈植、赵深等;加之公馆的主人大都曾留学国外,因此南京的公馆基本是西式,完全中式的好像只有曾经做过张群和马歇尔公馆的宁海路5号。西式花园住宅风格各异,外形有西班牙式、英国式、西方古典式、欧洲村舍式、折衷式等等。国民党政权内忧外患,军政要员们绝大多数也是外来户,常常征战在外,在南京经营的时间较短,不少公馆带有草创的性质,有些人甚至是租房作为自己的公馆。因此,写南京的老公馆,也只能侧重于和公馆有关的人和事。虽然公馆本不是纪念性建筑,当初建起来主要还是为了起居;但江山易主,如今人(原来的主人)去楼空,残存下来的公馆已经是“遗物”,负载了沉重的历史文化信息。

在古代,官员们的住宅建制是有较严格的规定的。按照唐制,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门屋不得过三间五架,四、五品五间七架,门屋三间两架;六、七品以下堂舍三间五架,门屋一间两架。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等级森严的规定淡漠了许多。到了蒋介石这儿,实际上对官员的公馆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对公馆建设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的。

国民党建都南京后,党国要人大多政治在南京,经济在上海;幕前在南京,幕后在上海;办公在南京,玩乐在上海。因此每逢周末,京沪道上冠盖如云。在南京这个前台,公馆可称为前台的幕后。南京公馆的政治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仅就西安事变期间的情况为例,就可以看见其中的名堂——公馆是斡旋、密谋、交涉、拉拢、施压、攀附、游说等等的场所,“公馆政治”可谓名副其实。蒋介石被扣西安,各方政治力量马上重组,从公馆看,形成了以何应钦斗鸡闸公馆为中心

的主战派和以孔祥熙铁汤池公馆为大本营的主和派。前者是当时南京政府实际的军事中心,从这里每天都可以了解到“讨逆”的最新进展;后者是其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实际的行政中心,从这里每天都可以了解到宁陕和谈的最新情况,这里还是当时第一夫人也是孔祥熙小姨子的宋美龄的行宫。除了何公馆和孔公馆外,对时局有重要影响的公馆还有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伦公馆和国民党中央常委陈立夫公馆。叶公馆是党方要人的活动中心,而陈公馆则是党内主流派CC系的大本营。因为CC系灵魂人物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当时在党内没有实际职务(陈果夫为江苏省政府主席,陈立夫虽是中央常委但在党部没有实职),CC系许多场面上的活动还要借助中央党部才能具有“法律效应”,加之身为南社领袖的叶楚伦虽身居高位,但只好诗酒,不善弄权,与二陈兄弟私交也不错,CC系要借他一块宝地做些文章,叶也乐于促成,因此叶楚伦公馆也是CC系的活动中心。比如西安事变初起,CC系的第一篇政治表态文章——江苏省主席陈果夫致各省主席电,就是1936年12月13日上午在叶公馆讨论决定的。当时出席会议的有叶楚伦、二陈兄弟、陈布雷,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张厉生、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方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周佛海等,除了叶楚伦和陈布雷外,其他几位无不是CC系的重要人物,叶楚伦不但提供了中央党部的名义,还提供了活动场所。

公馆的这种幕后作用实际上成了我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从我的个人喜好来说,我对公馆的日常生活更感兴趣,公馆的家庭生活,柴米油盐,公馆主人日常的喜怒哀乐等等,更能激起我的联想。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中国人实际上对“日常生活”并不感兴趣,关于这些公馆当初日常生活留下的记载也极少;原来在公馆生活的人如今除了极个别人外都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无法对他们进行采访,我无法凭空想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本关于老公馆的书客观上已经无法让我满意。

日本人占领南京期间,这些公馆大多被日本人占用;1945年还都南京,公馆的主人们回家了,看着家中日本人留下的痕迹,不知他

们作何感想——心理情感上留下的痕迹是怎么打扫怎么洗涮也去不掉的。1949年,南京再一次成为废都,这些公馆的主人都离开了南京,绝大部分离开了大陆,公馆,包括各国大使馆用房大都成了共产党党政军人员的住宅,看着“前任”留下的痕迹,不知新主人们作怎样的想象,住着战败对手的房子,感觉想必是不会差的。如今,时间消弥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我与公馆原先的主人已经拉开了能产生美的距离。他们都曾居住在我现在生活的城市,紫金山、中山陵、玄武湖、夫子庙、秦淮河、栖霞山、清凉山、莫愁湖、牛首山、台城、鸡鸣寺、燕子矶……金陵的山山水水,他们可能比我还熟悉。我走着他们走过的路,看着他们看过的景,他们因此都和我有了关联,无论是美的还是丑的,善的还是恶的,红脸的还是白脸的,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对他们和他们公馆的感觉就是一个亲切了。

看民国时候留下来的公馆,我有一个突出的印象,这就是个性。没有两幢建筑设计是一样的,再加上公馆主人各具特色,每一幢公馆因此都有了灵气。看看如今房产商们开发的别墅区,千篇一律,间距狭小,还有什么联排别墅,真是倒胃口。有人将如今开发的别墅称为“农民别墅”,倒是让人会心,虽然这种别墅一般的农民根本住不上。梁实秋说:“有个性就可爱。”中国人现在开发的这些别墅实在是不可爱,再有个性的人住在里面,你还是分不清哪家是哪家。

我工作的单位在颐和路2号,而颐和路是当年新住宅区的中心道路之一。刚参加工作时我借住在单位办公室,清晨或者夜晚,我几乎是每天都要在这一带散步。珞珈路、赤壁路、琅玕路、普陀路、灵隐路、莫干路……清晨的薄雾中,鸟鸣啾啾,掩映在雪松、梧桐、广玉兰中的幢幢公馆尚在晨睡之中,我觉得它们不仅是美丽,更是年轻——不是如今时尚单薄的年轻,而是民国时代的清新与俊朗。不知为什么,这种清新与俊朗是我在北京、上海、青岛等其他城市的民国公馆区所无法感受得到的。夜晚,路灯晕黄,黑暗中一幢幢洋楼只能见其轮廓,窗户里透出来的点点灯光更增加了深宅大院的神秘感。一个人独行,今夕何夕,恍惚之间,我是走在民国的路上,我也成了民国时代的人。这里的夜晚我觉得是适合年轻男女幽会的,但如

今的男女好像不喜欢来这里，我很少在这里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去了歌厅、酒吧，还有网上。一天晚上，大概9点钟左右，我在珞珈路上的一个院墙边看到一对男女各推着一辆自行车相对而立，少妇模样的她低着头，背对着我。我匆匆走过去，只听见女的哽咽着说：“我对不起你！”是那种不愿分手而又不得不分手的意思，深情而决绝。我扭过头，在幽幽的月光下，那女子满面泪水，闪着清冷的光。这种凄清，与我想象民国和南京民国公馆时的心绪，竟是十分吻合。

憩庐·陶庐·美龄宫

一个人一生中相对固定的住所还真的不在少数,对于蒋介石这样征战南北、经理国家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蒋介石的出生地是浙江奉化溪口镇,1887年农历9月15日未时他出生在镇上的玉泰盐铺二楼,这里成为蒋介石的第一个居所。后来蒋介石发达回乡,修房建别墅自然不在话下,如丰镐房、乐亭、妙高台等。这些都曾遭到日本人以及后来的红卫兵的轰炸和毁坏,用途也是几经变异。蒋介石的第一任夫人、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就被日本人的炸弹炸死在丰镐房的厨房外,弹痕和炸断的窗棂至今仍在;乐亭1937年12月12日被日本飞机夷为平地,1984年重修;玉泰盐铺在1949年以后就曾先后做过卫生所和奉化第三招待所等,1984年后这里才被修复对外开放,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一部分。

蒋介石在南京的官邸和别墅也避免不了同样的命运。

1928年,蒋介石成为南京的“常住居民”。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

玉泰盐铺,蒋介石就出生在这里的二楼,贾梦玮摄于2002年





婚礼上的蒋介石、宋美龄

和军队最具实力的人物蒋介石刚解除了与妻妾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的关系，与年轻美貌的宋美龄在上海举办了世界瞩目的盛大婚礼，为自己的政权找到了强大稳固的财政支持，当时的《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对此作了报道。其时的《上海时报》的报道如下：“这是近年来的一次辉煌盛举，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显赫的结婚典礼。这次婚姻使南京军队过去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博士的家

庭以及国民党创始人已故孙中山博士的家庭连接成一体。”结婚当天的上午,蒋介石还以《我们的今日》为题写下了自己的“结婚感言”:

“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进行之中,忽萌消极退隐之念。昔日前辈领袖问余,汝何日始能专心致志于革命?其他厚爱余之同志,亦常讨论——如何能使介石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凡此疑问,本易解答,惟当时不能明言,至今日乃有圆满之答案。

“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

“余平时研究人生哲学及社会问题,深得人生无美满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

“余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

“余必本此志愿,努力不懈,务完成中国之革命而后已;故余二人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余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

蒋之文才比汪精卫相差甚远,这段话也不无矫情的成分,但理想的婚姻对于一个人的生活和事业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蒋介石少年顽劣,时代的急流将他推进了民主革命的大潮: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前期的蒋介石就具备了两重性格: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与革命志士在他身上都有充分的体现。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个宋明道学的信徒,道学曾促使他励志修身,克服了浮浪子弟的某些劣根性;如今与宋美龄的婚姻更给了他新生的契机。与宋美龄结婚



蒋介石与
宋美龄结婚照



蒋介石与长子蒋经国、
次子蒋纬国

后，蒋介石确乎告别了过去的放浪生活，其“革命事业”也是蓬勃发展，进入了人生的崭新阶段。他们的蜜月刚度了几天，蒋介石就结束“下野”，匆匆赶回了南京，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兼任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合并以后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重掌党政军大权。这是蒋介石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之一。带着新婚的妻子，蒋介石春风满面地回到了南京。他们先是住在三元巷的老房子里，同时开始新建委员长官邸。当时南京残破陈旧，居住条件很差，气候又不好，许多官太太仍旧常住上海，宋美龄却毫无怨言地陪着蒋介石在南京住下了。

蒋介石之于南京，犹相当于皇帝之于京城，他的官邸比别人大比别人好似乎也是应该的；前朝在南京留下的宫殿大都毁坏不存，蒋介石定都南京，建两座自己的官邸成为必要。后来修建起来的主要有三处：黄埔路官邸（也称憩庐）、东郊美龄宫、汤山陶庐。